

中国新锐作家方阵  张海君 / 总策划
当代青少年美文读本

废墟上的花朵

杨献平◎著

在一堆面目狰狞的废墟下面，荫凉处，有两棵
青青的骆驼草和一枝刚刚抽出嫩芽的马兰花，被我
不经意地捕捉到了……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中国新锐作家方阵  张海君 / 总策划
当代青少年美文读本

废墟上的花朵

杨献平◎著

在一堆面目狰狞的废墟下面，阴凉处，有两棵青青的骆驼草和一枝刚刚抽出嫩芽的马兰花，被我不经意地捕捉到了……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废墟上的花朵/杨献平著. — 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2010.12

(中国新锐作家方阵·当代青少年美文读本)

ISBN 978-7-206-07360-1

I. ①废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精美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33647 号

废墟上的花朵

著 者:杨献平

责任编辑:陆 雨 封面设计:晴晨工作室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(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:130022)

印 刷: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13 字 数:230 千字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206-07360-1

版 次: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: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5 000 册 定 价:25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辑 废墟上的花朵

- 最沙漠 / 3
废墟上的花朵 / 14
沙漠过客 / 18
孤独额济纳 / 21
沙漠的村庄（三章） / 28
祁连丹霞 / 36
沙漠旅行的忧伤 / 41
路上的青草和风以及肃南的蝴蝶雨 / 45
有关河西的七个片段 / 49

第二辑 人也是有根的

- 歌声的内心 / 59
我们前面的那个男人 / 72
人也是有根的 / 75
父亲的口琴 / 77
有关父亲：其实我哪儿都不疼（三章） / 79
往事的深度 / 84
姓爸爸的人 / 90

001

目
录





第一辑
废墟上的花朵



最沙漠

相对于南太行的草木繁茂，山高水长，巴丹吉林沙漠的荒凉和空阔是令人心痛的。1992年初春，我第一次被车子载入沙漠。从金塔县向东，寥落的村庄被灰尘漂浮，迎面的大戈壁似乎铁色之海。车子在丘陵上颠簸，如同风涛行船。我觉得了一种巨大的空和身不由己的晕眩。到合黎山一带，原本阴霾的天空突然抛下雪粒，犹如细密的钢针，硬扎扎地砸在玻璃上。那声音，似乎敲到骨头里了，连灵魂都清脆有声。

我不知道目的地还有多远，这戈壁究竟多深，通向哪里？我此后的生活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，我的生存境遇会比在南太行老家更好还是更糟？这些疑问，从看到戈壁的那一刻，就沉压在灵魂当中了。可我仍旧是迷茫和无奈的。因为，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我能决定的。人和其他生命一样，都是地域的，也都是命运的。我所能做的，只是顺从，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依从父母，落叶顺从于风。我自己唯一清楚和肯定的是，一个人，从身体到灵魂，都要学会挪移和搬迁。

这种挪移当然包括对一方人心及地理的害怕甚至厌弃。我想，在即将进入的巴丹吉林沙漠，我和这片地域是相互陌生的关系，还有已经认识和不认识的人，没有谁知道我的过往，就像我对他们一无所知一样。这一切对我都是崭新的。

当天晚上，在巴丹吉林沙漠西部戈壁边缘的军营，躺在10多个人合睡的大床板上，街灯的光亮透过玻璃，打在新发的军被上。暖气热得让人淌汗，多人混合的味道叫我呼吸沉滞。我睁着眼睛，看着白色天花板，想到南太行，还有在那里生活了大半生的父母。想到西行路上的城市及山川，还有那些与我有过深刻印象的人们。除了耳边此起彼伏的呼吸和呼噜声，整个大地都是安静的。

在此之前，在南太行乡村乃至附近的城镇，草木虫鸣与喧嚣市声似乎一刻也没有远离过我的耳膜。它们就像是追杀不止的敌人，不停地地战斗，把我18年的生命贯穿得生生不竭。而现在，这种安静一方面使我体验



到了生命当中原本就在“静因”，另一方面，我还觉出了生命最终的那种旷寂。早上，是嘹亮的军号，惊起彻夜打盹的乌鸦，它们干燥的叫声如同石头刮锅底一样的令人耳膜发酸。起床，跑步，冷风迎面，喘息声中，可以听到的路侧茅草被风擦出的飒飒声。脚步在水泥路面上像是持续不断的热烈掌声，从这边到那边，惊醒了周边一扇扇黑色的窗户。孩子的哭声起来了，在我们的脚步声里，像是一串尖锐的音符，扎得人心一片柔软。

巴丹吉林沙漠的冬天漫长得让人头疼。在壕沟里趴着瞄准的时候，我注意到，这里的泥土泛出太多的盐碱，把黄军装的前襟染成了灰白色。到四月初，草还枯着，蚁窝上还封着厚厚的干土。偶尔的蜥蜴似乎跑不过一米就找地穴或者草丛躲起来。直到4月中旬或者下旬，干冷的风中忽然有了暖意，吹在裸露的皮肤上，有一种发痒的感觉。嗅到花香的时候，军营四周少许的杏花开败了，碎花片落了一地，被刚刚冒出的苜蓿芽顶在头上，青黄或青白，就像是一群顽皮的小孩子。

再后来是桃花和梨花，粉红的，树枝隐匿不见，泥土暗淡。梨花上抖着花衣，把嫩黄夹白的蕊高高举起，阳光和风大肆进入，当然还有灰土。为数不多的沙枣树开始发芽，榆树也是。沟渠里不知从何而来的水带着去冬的残枝败叶，清除掉站在渠壁上灰土，悄无声息地进入野地和树林。

可能是训练劳累的缘故，每夜都睡得很沉。从窗玻璃看到繁星，蓝得孤独的天空真的是圆形的，是穹庐。有几次，被窗外的吼声惊醒，觉得呼吸沉滞，满口的土腥味儿。风声像是万千兽奔，战马驰骋。石子箭矢一样飞行，在墙壁和玻璃上发出进击与碎裂的激烈声响。早上起来，被子上满是沙子，窗台和走廊上堆了一层。营区周围的花朵一夜溃退，只剩下新出的枝桠，在继续的风暴中剧烈抖动。

再些天，我被下分到远离机关的连队。四边空旷，穿过围墙的缺口，是横无际涯的大戈壁。夏天徐徐展开，几乎每个傍晚，我都到戈壁上去。夕阳正浓，一个人坐在滚烫沙子上，近距离看天、远处和四周。想自己，想他人，想此时，也想过往，还有充满悬疑的未来。夕阳的灿烂之血从背后一点点撤退。抓住身边的一株骆驼刺，摘几枚叶片，放在嘴里嚼。戈壁是平阔的，黑色的，站在那里，才真切地感觉到地球真是圆的，不论朝哪一个方向走，走多久，姿势翘起或者豪健，最终都会折回起点。夏天的骆驼刺上没有灰土，是风或绿叶自己掸掉的，叶子苦涩，似乎只有骆驼和羊只才会喜欢。

扭曲龟裂的沙枣树也满身绿叶，再大的风，也听不到它们相互击打的



声音，它们紧密相连，相互摩挲，但绝不彼此嫌弃、损坏。树林在白沙上制造的阴影由淡变浓，蜥蜴、蚂蚁和黑甲虫在其中奔蹿或者挪动。风把沙子堆在树根、草根，形成大小不一的土丘。有一些沙鸡、野兔在里面隐藏，还有一些被丢弃或死难的骨头，横在流沙上。每一次看到，我都觉得，它们是肉体的遗物，也是曾在的唯一证据。

夕阳隐没在祁连山后，浑圆的戈壁陷入一天一次的黑暗，清风吹来，土腥味浓郁得让人咳嗽。星辰出现，在头顶，如同凭空而戴的王冠。躺下来，我会觉得，整个天空就垂在鼻尖上，压在睫毛上，甚至呼吸也是蓝色的。大地无人，我是唯一的，大地如此浩大，它是我一个人的疆场。

这疆场是干净的，没有战争，也没有俗世，只是一大片戈壁，一大片天空，一个素面朝天的人。我觉得自己存在又不存在，微小而又庞大，具体且又散乱。那些年，我一直这样，在人本来就少的戈壁边缘，在夏天的傍晚离开人群，在外面的戈壁上，像块石头，自己把自己流放。戈壁夕阳乃至石子草木待在一起，我觉得，我觉得的是一种无尽的宁静和空旷。宁静可以使人放置身心，甚至可以拿出灵魂做一番自我端详，空旷可以使自己失去方向感和重量感，以至于觉不到肉身及其所有附属的存在。

而这种境界或者说享受是不长久的，当我站起身来，秋风起了，尘土飞扬，暴风从沙漠深处来，也从地狱甚至天堂来。不过一周，周边的树叶就落了，在杂草上、野地里，在石子和枯枝上，似乎烧焦的梦境，散逸着某种宿命般的悲伤。再一些天，清晨出门，冷风如刀，跃上路面的沙土黄黄的，成条状，像在沙漠里一样，还有皱褶。少有的草和枯叶在水泥路面上滑翔。脱尽繁华的杨树林颠，成群的乌鸦制造出频繁聚合离分的斑驳阴影。

这时候，我必须蛰伏起来，从宿舍到办公室，再饭堂，像一架机器，锈迹斑斑，且不得不正常运转。像那些由户外转向室内的土拨鼠和小跳鼠，用人类的建筑将自己遮挡在寒风之外，把戈壁及其一切都扔在原地，不闻不问。夜晚，风在窗玻璃上不断冻伤舌头，飞翔的沙子被坚硬的墙壁粉身碎骨。我只能看书，或者看电视，或者喝酒，然后躺下，关闭灯光，在黑暗中被风声摇晃。

风暴是一种掠夺和摧毁，从沙漠中心来，在空荡大地上，将沙尘不断挪动位置，有时会将骆驼刺连根拔起。还有一些树及其枝条折断，吱呀裂开和轰然落地之声，在黑夜格外突兀。土腥味浓郁，对所有的生命呼吸来说，那是一种无可规避的封堵。早上起来，满屋子都是土，窗台上的躺着一群洁净的沙子，一角是碎了的黄尘。办公室也是，走廊面目全非，就连



灯箱、旗帜及某些建筑物，也遭到了强力袭击和非法涂改。

巴丹吉林沙漠的冬天从10月中旬进入，持续到次年5月初，几乎是一年的一半。关于它的冷，“风头如刀面如割”、“瀚海阑干百丈冰”等古诗句是最好的形容。它的重要体征是，进入的早，打开的迟；室内室外截然两重天，天地浊黄，偶尔的晴朗令人视野开阔，天空很高，古人用“穹庐”称之，绝对形象和贴切。乘车路过戈壁，两边浮土飞扬，小股的风如蛇奔窜，沙子在下，灰尘在上，那种流动，其实的也是一种迁徙。目睹此景，我适才明白，大地之上，任何物事，其实都不是孤立的，单调的，它们也在从事着与人一般无二的消失与更换。

盛夏，傍晚的房间被夕阳烧成蒸笼，尽管风奔流不歇，但热度不减。他们都在操场或者林荫道上，或者在某些地方吹牛聊天。我站在操场一边，身边是正在开花的红柳树丛，它枝条细长，皮肤泛红，叶子细碎。老兵说，古代的人用这种灌木枝条做箭杆，再套上铁头和羊骨，就是飞鸣镝了。

我觉得这种植物也是神奇的，是有自己历史渊源的，与人，特别是与战争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。我想到在漠北的匈奴民族，纪元前或历史黎明时期，他们是巴丹吉林沙漠乃至周边广大地区的真正统摄者，他们的鸣镝和马蹄横穿蒙古高原和整个西域。而现在，红柳树丛常见，而匈奴却真正地成为了比沙漠还深的消逝者。

再后来，我第一次翻越围墙，到戈壁之外的一个同乡战友所在单位。是傍晚，铁青色的戈壁，从祁连山斜射的夕阳，大红与大黑在戈壁制造的氛围，辉煌、凝重，一个人在其中步行，我想到的是，这就是古战场，戈壁之下，有很多的尸骨、灵魂，还有旗帜和冷兵器。我的脚步也一定踩疼了蛰伏千年的灵魂，它们是匈奴的，还有乌孙和大月氏的，当然还有西夏与蒙古，霍去病的将士，抑或冒顿的战马，在公元前124和121年，他们在这里对垒、杀伐，胜利者胜利了，失败者唱着哀歌，从这里向北或向西溃逃。而现在，一切都不复存在了，风带来尘土，把战场打扫，沙子无限流徙，将往事掩埋。

同乡安的单位悬在戈壁边缘，背后是戈壁。有一次，两个人在小杨树林里坐了一会儿，说了一些周边的事情，还有自己的现实打算和梦想，喝了几瓶西部啤酒，不动声色的夜幕四面包围，将所有的颜色都置换成单一的黑。我告辞，一个人沿着来路往回走，夜关闭了很多声音，只有风。我的脚步声格外嘹亮，嘹亮的声音，似乎是通过骨头发出传到耳膜的。



我想，要是一个人就这样在沙漠当中走，只有来路，没有去处，也不会有灯火和人家的话，那该是怎样一种心情？尤其在黑夜，沙漠的每一处也都可能是陷阱，一不小心，就会被虚土沙坑石头一样连根吞噬。然而，要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及到达的目标，一个人的在与不在，对这个世界一点都不重要。唯有沉寂的沙漠，才可能觉察出一个人的肉身温度，还有那些在这里消失的人和动物的灵魂，对同类，它们会觉得亲切，还是会一如既往地沉睡，将一切外来之物作为一种冒犯与打搅呢。

任何一处都是有生命的。似乎从这一次开始，我就对这句话深信不疑，尤其是在沙漠戈壁，冷寂之处有些东西可能最繁华最密集，比如往事、历史。在很多时候，不知道是一种放松，知道是一种负累。后来，我听说，在多年之前，这里有不少苦修的喇嘛，选择荒僻与艰绝之地，以肉体的磨难促使内心顿悟或抵达某种境界。还有一些关于现代某些人的记叙，如多次从这里走过的瑞典探险家斯坦因及他带领的科考队，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，他在额济纳建立了气象站，并在旁边的黑城盗掘了上万枚的居延汉简与西夏遗物。

回到单位，洗澡，晚点名，躺在干热的房间，咫尺之外的鼾声在楼后的榆树和灌木上打滑，洗漱间缓慢坠落的水滴似乎是一种试探性的敲击。我睡不着，看着窗户之上的天空，星辰闪烁，感觉就像是夏天躺在南太行故乡的水泥房顶，风逐渐变凉，树叶发出群体性的摩擦声，夜虫嘶鸣，从四面八方，不间断地将人间的睡眠包裹其中。

我在这个连队的日子很短。一个月后，天气越来越炎热，站在阳光下，有一种被剥皮抽筋的感觉。某一日，我再次背起行李，提着一只黑色的包，除了衣服鞋子，还有几本从老家带来的书。到另外一个单位报到。这里是机关所在地，还有家属区。楼是苏式的，两层，里面住了一群人。干部在二楼，战士在一楼。第一天晚上，我整理好床铺，很早就睡了，到半夜，楼上是剧烈的床板声。我似乎知道他们在做什么，也忍不住想入非非。身体某处焦灼不堪，充满爆破力。

第二天早晨出操，见到楼上的人，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眼光去看他和她。从饭堂吃饭后，我去办公室，打开门，书籍、烟灰缸、挂图及各类规章制度，给人一种森然的凌乱之感。找到扫把，从最后一排开始扫，然后到水房洗了拖把，一阵劳作，房间里便腾起连绵的热，我汗流浹背，刚坐下来，他们就陆陆续续地进门了。

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我看到大片阳光，还有同样的办公楼。巷道里，放



满了色彩斑斓的自行车。有一些高跟鞋，在水泥台阶上敲打，咯噔咯噔，响亮得让人心生奇诡。傍晚散步，我和新兵连同班的一位四川籍战友李秀强一起，沿着办公楼前的小马路一直向北。最开始，是人声，在操场上打球，或者三五成群；还有的，坐在树荫下嘻嘻哈哈。有一些女干部，穿着裙子或者单薄的衣裳，蝴蝶一样飞。我侧脸看了看，李秀强也看，所有看到的人都看，甚至连窗户也在看。李秀强说，中间那个漂亮！我说，都不好看。李秀强说，你小子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然后笑，我没否认。楼房尽头，是一道围墙，一株起码有一百年的庞大沙枣树，庞大的冠盖占据了围墙内外。再向外是菜地，一个单位一片，种植最简单的蔬菜，如大葱、胡萝卜、白菜、香菜、西葫芦、番茄、青椒、茄子，还有南瓜、豆角。走进去，鼻孔立即被湿气围堵，身体一片清凉。

李秀强说，新兵连和咱一个班的安平在某单位菜地。我想了想，脑子里出现一个长着一字眉、大嘴巴、脸膛宽阔的人模样。然后哦了一声，跟着李秀强，穿过一道用沙枣树枝扎成的围墙，到一座红砖房屋前。李秀强喊安平的名字，好久没人答应。我摘了一根刚刚成型的黄瓜，扭开水龙头，简单洗了，掰开，给李秀强一截儿，两个人正在嚼得满嘴绿沫，忽听背后一声大喊，急忙扭头，看到一个身穿陈旧黄军衣，戴着一顶黑草帽的人从菜地栅栏处冒了出来。

相对于戈壁及内里的巴丹吉林沙漠，从前，这里可能是绿洲，水草丰美，到处都是牛羊和牧人，还有成片的树木及各类灌木。现在是人居之地，很多植被仍旧在钢铁水泥之外被保全。菜地是很多年前开辟的，在蔬菜茂盛的季节，这里空气湿润，树木环抱，青蛙和夜虫很多，就连鸟雀也喜欢在菜地四周筑巢。3个人坐在小砖房门前的木凳子上，开始说在新兵连的事情，如某某战友咋样，做过哪些可笑的事儿。又说三班长和五班长对象到底谈着还是吹了，说连长和指导员俩人的共同点和不同处。

虽然是3个人，但气氛很热烈，没有顾忌，不怕说错话。我想，这种场景是尽可以放松的，也是尽可以把自己拿出来，把内心的想法毫无保留地发表。恋恋不舍地告辞，回到宿舍，晚点名，洗漱，沉沉一夜后，又是新的一天。操练之声惊飞鸟雀，就连路面和墙壁上，也都是回声。到了晚上，我迫不及待地约了李秀强，再次去到安平所在的菜地，先是坐沙枣树下，后来又铺了一张苇席。再后来，我们觉得光说话不过瘾，就到不远处的小卖部买了一扎西部啤酒，3个人就着黄瓜、青辣椒，边喝边说。

李秀强说他来当兵之前，家里给他介绍了对象。还说，她长得很好看，临来的那天晚上，俩人第一次亲嘴，他还用手把人家许多重要地方都



感觉了一遍，……挺那个的。安平说，他来前，有一个女同学托人给他送了一条围巾。可到年底，她立马就成了村主任的儿媳妇。我说俺爹娘倒是想趁俺没走之前，抓紧给说个媳妇，先定下来，可说了好几个，闺女和爹娘都嫌弃俺在家时候拖着屁股懒，上学又不中，花钱大手大脚。帮忙的亲戚和媒人把嘴唇都磨薄了，人家就是不点头。

再一年“五四”青年节的前一天，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鲁迅的《野草》，坐在围墙根下，读了半天，也想了半天。那些句子，有些懂，有些茫然。第二天，单位组织春游，一群人，穿着新发的迷彩服，骑着七零八落的自行车，从安平所在菜地旁边土道而出，围墙之后，是砖厂，成堆的砖坯和红砖，做工的人在春日之下犹如黑炭。穿过去，就看到了河流。那是《尚书》中记载的弱水河，据说大禹也曾经治理过这条河流（《史记》“导弱水于流沙”）。但是，河道很宽，河水很小，站在高处看，似乎某一庞大陶器上的几道细线。

到河对岸，是一色的光山秃岭。村庄在河畔坐落，把车子放在一户人家院子里，几个人向山上进发。山顶上，有一座至今完好的烽燧。大致当是西汉浞野侯路博德修建，十里一座，沿着弱水河，一直到现在的额济纳旗。再向西，与阳关、玉门关，甚至罗布泊、高昌故城等处烽燧相连。站在下面，我发现，那烽燧高大得超乎想象，绝不是在远处看到的那一座小土包。沿着旁边的墙壁爬上去，四边有垛口。

刚爬上烽顶，就听到了如雷风吼。四野平阔，一边的村庄被绿树掩埋，三面的戈壁平阔万里。弱水河蜿蜒于戈壁之间，一边绿洲，一边荒漠。远处的汉代遗址肩水金关、大湾城及黑城遗址，沿着河流一字排开。远戈壁上，散漫着的几峰红色双峰驼，像奇形怪状的石头，没有一点声息地卧倒或者缓走。我想，在古代，这里一定是重要的军事关隘，那些从戎的军士，写诗的过客，朝圣的僧侣，满载的商贾，从这里路过后，就像沙子一样，分赴各方。

这也是一个血肉战争、灵魂聚散，对垒的疆场。同行的干部裴说，公元前97年，李陵带着五千荆楚子弟，沿着弱水河出发，到漠北寻击匈奴主力，最终在阿尔泰山一带，遭受匈奴重兵围困。我抓住其中一座尚还完好的垛口，努直身子，朝北边的大漠眺望。烟尘苍茫之处，云高天低，荒草之下，粗砂匍匐。李陵之勇决，他张扬的似乎是一种军人的勇气与悲剧意识，还有那种建功当朝、镂刻青史的铁血素质。下了烽燧，我才发现，这座巍峨建筑，其实是用芦苇、模板和黄泥夯筑而成的，从西汉至今，已经



遥遥两千一百年了，仍旧坚固伟岸。

自然之物始终是强大的，比人持久，历朝守卫者或终老边关，或者返回故里，再或，守卒早已在古边塞诗中成为“马革裹尸”及“怨妇的月下泪滴”了。返回到弱水河畔，蓦然觉得，巴丹吉林沙漠并不再是地理课本上的一个名字——它在时间当中所经历、承接与流转的，比我甚至典籍记载都要多和深厚。稍事休息，骑着车子上路，向南，村庄之间的便道都是土，犹如面粉的土，将我们飞扬得满面尘灰。

到国光村外围，遇到一位老人，他指着北边的一座小山说，那儿有一个土洞子，里面有壁画。几个人奔过去看，土洞子仍在，而里面的壁画只剩下几个残片。返回时，我们从另一条道路返回。横跨弱水河时，遇到一股足有两丈宽的大水，其中一个女干部，身材格外娇小，男人们脱鞋挽裤而过，水质冰冷，刚一进入，就直入骨髓，尔后全身蔓延，刺骨的疼。一个女干部，身材格外娇小。我让她坐在车座上，把她推过大水。

到双城乡政府所在地，已是傍晚，田野和村庄之上，光晕浓重。骑着车子在马路上并行，影子始终在前面靠左的地方，一笔一画地重复身体的动作。村庄被长着棉花、玉米和小麦的田地围拢；一些孩子在路边水渠嬉闹；一些头包红色蓝色头巾的妇女，在田埂上趟起尘土。村庄和村庄之间，总是有一大片的荒滩，马匹在海子边上低头吃草，驴子打着喷嚏，用短尾巴驱赶不断围拢的虻蝇。尤其是草木投在沙地或者草丛上的影子，曲折、细长，与周围的绿色、黄色和红色比起来，给人一种诗意的张力与说不出的沉着感。

从这时开始，我才发现，沙漠之间的绿洲——它在夏天是最美的，没有风，只有满地的植被，还有李广杏、李广桃、葡萄、大枣、苹果梨等水果。尤其是长满马莲和芨芨草的荒滩，鸟雀和蝴蝶，牲畜和人，是一种远古游牧场景的遗存或情境再现。有一次，阵雨骤停，夕阳普照，我恰好路过一片麦地，看到麦子和周边草都是崭新的，迅速乌有的乌云之后，天空蓝得似乎看到全世界的良心，堆在外蒙上空的云朵如马队，如山峰，如雄狮，如军团，如猛士，如战争。迅速的乌云之后，天空蓝得似乎是世界的良心。我一阵惊叹，张着嘴巴，自行车摔倒在地，都浑然不觉。低头的时候，有几只白色的蝴蝶，在摇着雨露的草尖和麦芒上落落飞飞。

再后来，同乡同年的战友大部分退伍了，离开了巴丹吉林沙漠，我和少数的还在，分散在各个单位。李秀强回去之后，给我写了几封信，说在县政府找了开车的工作，家里又给介绍了对象，正在谈。安平在老家开了



一个家具专卖店，买了一台客货车，每天四里八乡送家具。我到上海读书之后，又返回到巴丹吉林沙漠。消失了从前的热闹，老乡和战友间的你来我往，谈天说地，无拘无束，大多数时间，我一个人，或者和同事，最奢侈似乎是在睡不着的夜晚，到新修的人工湖边坐坐，说一些子虚乌有甚至异常现实的话。

人工湖一侧，是假山，植满红柳，背后是从前就有的荒滩，大片的沙枣树，有的老到了不朽，有的从根部滋生而起，已经独立成木。那年夏天，我恋爱了，和未婚妻，现在的妻子一起散步到那里，芦苇丛中忽地飞出野鸭，惊走的野兔一眨眼就闪没在厚实的芨芨草丛。我说我想在这里建一座房子，再在树林一边开一片田地……可惜，单位不允许个人在营区自行建房。再后来，遇到不开心的事情，或者想静静了，我就一个人去到那里，在茅草上坐坐，喝一听啤酒，抽几支香烟。把心情打乱，再一一捡起来。有时候朝着沙枣树林大喊几声，在草地上傻子一样跺脚猛走几圈。

还有些周末，睡到日上三竿，吃点东西，拿上一本书，去那里看，看到日落，饥饿了才回来。几年下来，我在那里看了《环境的思想》、《巴黎圣母院》、《代价论》、《忏悔录》、《通往奴役之路》和《毛泽东传》（罗斯·特里尔）以及《红与黑》、《思想录》等书籍。在那样一种氛围中，除了草木和鸟雀，还有时不时跑过来的脏羊，远处的车鸣和近处的人声，一切都是安静的。太阳晒到了，就换个位置，冷了，就站在阳光下晒晒。困了，就躺在青草上假寐一会儿。我始终觉得，在巴丹吉林沙漠，有这样的安静去处，也是一种安慰。在一个集体当中，个人也是需要一种持久而随意的安静空间的。

这样的时光后来戛然而止。我到另外一个单位任职——它在沙漠深处，从原单位，驱车至少得一个小时。沿途都是戈壁，在其中行车，我总是觉得，那是一种凶险的漂浮，一台车，在大戈壁上，其实就是一块滚动的石头。在那个营地，我时常是单独的，除了手头的工作，加班加点的忙之外，时常到外面的戈壁去。有一次，去了附近的一座沙山，看起来美丽的沙山及有着波纹的沙地，表面坚硬，脚一踩，板结的表面就破裂开来，里面还是沙子，有点温热，再下陷一公分，无论再炎热的天气，也是凉了。从一边的沙谷顺坡滑下，足有五百米，向下的感觉，是快意的，尤其是不做任何戒备的情况下，那一过程，让人想到堕落或者坠落。

2005年8月，单位组织拉练，旗帜后面是队伍，从沙山逶迤向东，戈壁之后，是沙漠腹心，我体验到了一种瀚海行军的铿锵感和激越力量。这与我一个人在某些角落形成鲜明比照，一个是集团奔腾，刚烈勇决，一个



是个人对自然甚至某种境界的安享。一个人在戈壁上行走，看到的是空无，看不到的在心 and 身体之外，静坐或者仰躺的时候，自己就是戈壁的一部分，静默的黄沙总是有一种埋葬的欲望。而大多数时候，在军营或者兵戈利器之间，我觉得自己是不断拉圆的长弓，从身体到灵魂，一切都咯咯有声。

彩裙飘飘，孩子奔啸。绿地、花朵、树木。葡萄正在成熟的葡萄，老了的苜蓿，向日葵集体运动头颅的向日葵。游乐场内，喷泉和灯光，女人们在舞蹈，嘹亮晓的乐曲声把蚊虫震惊得仓皇奔逃。到人工湖边，声音渐渐小了，鱼在水面制造幽静气泡，有些蝙蝠，冷不丁掠过头顶。大批的虫鸣在泥土和草丛里争先恐后，把嗓门调高。营区外，夜幕遮住了戈壁，还有河流和村庄。我看到，营区周围的草滩越来越少，房屋成群，人来车往。不知道从哪儿迁徙来的异乡者，用货品、手艺在沙漠边缘谋生。一个面孔不见了，另一些补上来。有一些天天照面，在办公楼、马路、机房和设备上，熟悉得如同另一个自己。我觉得，安扎巴丹吉林沙漠的军营就像一个自成系统的部落，或者就是一座在沙漠间真实存在的海市蜃楼。

到2010年，我在巴丹吉林沙漠已经快20年的时光了。工作之外，我的大部分个人时光是在围墙外的戈壁、原始的荒僻处，也被某种刻意的“探险”与游览占去不少。也总觉得，作为外乡人，戎装者，驻在某地，首要的一点是：这是我们的。你必须了解它，从历史到现实，从地理到人群。

这些年来，军事之外，我几乎走遍了巴丹吉林周边的城市与村镇。在居延海，被大漠之中的海天一色、鸭鹭同飞的胜景所倾倒，想起从远古至今的战事（西汉与匈奴的“漠北之战”、“明初冯胜与元朝旧部的战争”）、诗歌（王维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）与传说（彭铿、老子等人在这里修道及红狐、白狐成仙，还有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），在临岸的芦苇面前，觉得了一种文明的悠远与沧桑感。在胡杨林的金黄的叶子，是人间最美的洞房。这里适合于传说、得道，也适合于爱情与艺术。当然，还有无所不及无所不可的瑰丽梦想。在黑城，我总是想遇到汉简、西夏遗物或者盗掘者科兹洛夫、斯坦因及贝格曼等人在此留下的某些痕迹。

在金塔，看到镶金的佛像及子母连环的鸳鸯池；在霍去病倾酒入泉的酒泉，不论在哪个方位，一抬头，就看到了祁连积雪。可是，我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可以独享的的好的野外越来越少，戈壁是永恒的，但多了车辙、牲畜的痕迹。以前那些可以安静的小去处变换成新的人居。后来，我

搬到外围的家属区，背后是一大片果园，夏天的晚上，我一个人在成堆的苜蓿上坐下来，抓一根羽毛草，看着夕阳将大地染红尔后又沉入黑暗。坐在渐渐侵袭的黑暗当中，我觉得，天地如此辽阔，一个人，其实就是其中一个，他可以不断挪移形体，但一生无法摆脱某种地域对于内心与灵魂的塑造与浸染。

冬天，窗外萧索，风尘将巴丹吉林弥散得更像沙漠。似乎从2008年开始，巴丹吉林的雨水和雪花也多了起来。2009年最后一个月，连续下了几场，虽然稀薄，可雪花从空中到地面，尤其是落在脸庞、睫毛甚至脚上的那种姿势，似乎是一种不带任何暧昧色彩的抚摸和抵达。有一天，我忽然想，再多年之后，作为沙漠的巴丹吉林会不会变成水草丰茂的绿洲呢？有些时候，想起散落在巴丹吉林沙漠军营四野的单独时光，内心觉得了一种异常的温暖，忍不住咧嘴笑笑，许久，也再忍不住叹息一声。

